

唐以前中阿贸易关系概述

高红梅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招生办;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 在中阿关系史上,唐以前是双方贸易关系缓慢发展的时期,互贸品种较少,贸易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但为唐代双方贸易关系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唐以前; 中国; 阿拉伯; 贸易; 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3/8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2883(2006) 03- 0068- 03

一、唐以前中阿间的相互了解及互使

作为两个很早就开始对外交往的地区,中国与阿拉伯地区间的联系历史悠久。据目前发现的史料记载,早在西汉时期,双方就有了初步了解,并建立了互使关系。《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使得中国人对尚未到达的阿拉伯地区有了初步了解。《史记·大宛列传》指出:“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汉书·西域传》也有类似记载。古代波斯人称阿拉伯为Tazi条枝(支)即Tazi之汉文对音。这当属中国有关阿拉伯地区最早的记述。《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继张骞之后,西汉政府“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S 鞬、条枝、身毒国”访问,这是目前所见汉文史籍关于中国使者到阿拉伯地区的最早记载。东汉郭宪《别国洞冥记》二则以传说为依据,记载“元封元年,勒毕国贡细鸟”。勒毕国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如果这条史料属实,元封元年来自勒毕国的贡使大概是最早来华的阿拉伯使者。

在经过新莽时期的短暂断绝后,东汉又恢复了与条枝(支)等阿拉伯国的联系,和帝永元六年(94年),葱岭交通畅通,“其条支、安息诸国至海濒四万里外,皆重遣贡使”。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两国联袂遣使来华。蒙奇是位于也门的红海南部商业中心莫札。根据《拾遗记》记载,公元120年,又有条枝国使者来贡异端,运来形高七尺又解人语的鵀鵀(鸵鸟)。东汉时期也有中国使者到达阿拉伯地区。公元97年,汉西域都护班超派使者甘英出使大秦。由于安息船

收稿日期: 2006- 03- 27

作者简介: 高红梅(1973-),云南大理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招生办公室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民族史研究。

人误导,甘英未到达大秦,但却到达条枝。

通过中外使者的互通,东汉时期,中国对阿拉伯地区有了进一步了解。《后汉书·西域传》指出:“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后役属条支。”条支国城即波斯湾头的阿拉伯城市帕西纳——喀拉塞^{[1] (240)}。

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十月,位于南阿拉伯的希米雅尔和阿曼的艾兹提的使团抵达洛阳。《魏书》卷八将希米雅尔译作渴文提,将艾兹提译作忸杖提。这是继条枝和勒毕国之后,统治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又一次国事访问。

二、唐以前的中阿贸易概况

在相互了解和互使的过程中,中阿间开始了经贸往来,根据公元前3世纪中国丝绸已远销希腊推测,作为中西贸易重要中介的阿拉伯地区也当在相当早的时期与中国发生了贸易联系。张骞通使西域后,丝路更为畅通,中阿经贸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

1 唐以前的中阿贸易交通线 唐以前中阿经贸往来主要通过陆上丝路进行,与此同时,中阿间也尝试通过海上丝路进行贸易,并建立了初步的海路贸易联系,成为中阿陆路贸易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不断发展,为唐中期以后中阿海路贸易取代陆路贸易奠定了基础。

唐以前中阿陆路贸易主要通过西域南北二道以及不断拓展出来的新道进行。据《汉书·西域传》记述,两汉时期中阿陆路通道主要是西域南北二道,从内地经河西走廊、天山南路,越葱岭西通阿拉伯地区。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双方间的陆路通道有了变化。据《魏略·西戎传》三国时期,除了原有的南北二道外,在北道之北即天山北麓又增辟了一条新道,称为“北新道”。

除了利用传统的南北二道和新辟北新道进行陆路贸易外,在河西干道阻断时,一些使臣、贸易者及求法僧也利用一些新辟的支线迂回前往阿拉伯等地区。青海道和河南道就是其中的重要支线。河南道的路线是从成都经川北通过茂县、松潘至甘南的临潭、青海的同仁、贵德,至青海湖吐谷浑伏侯城。青海道的大致路线则是从兰州西去,越青海日月山,至吐谷浑伏侯城,然后沿柴达木盆地南缘西北行,逾阿尔金山口,由新疆若羌入丝路南道^[2]。

两汉时期中阿交往的海路通道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但从《后汉书·西域传》所记大秦王安敦遣汉使者所走路线可以看出其端倪,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大秦王安敦就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遣汉使者是经地中海、红海、阿拉伯半岛南部沿岸等地到日南,再经陆路到中国,这条路线中从阿拉伯半岛沿岸到中国的大段海路,大致可视为公元2世纪时出现的中阿海路的雏形。首先,埃及长期是北非和地中海地区通往东方的航路要冲。公元前2世纪托勒密王朝修复了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在北非、地中海与印度洋间建立了直达海路联系。公元前30年罗马统治埃及后,继续发展通过埃及与东方的贸易联系,吉本指出,公元1、2世纪,罗马每年有120艘商船从埃及红海滨的迈奥霍穆港出发到印度马拉巴海岸和锡兰,与包括中国商人在内的亚洲商人进行贸易^{[3] (53)}。说明这一时期通过海路与东方地区进行贸易是罗马对外贸易的重要途径。其次,在相当长时期,罗马与中国间的陆上丝绸贸易因为存在着不少有势力的中间人而几乎一直是间接的^{[4] (55)},其中一个主要中间人就是安息。双方多次尝试绕过安息等中间人建立直接贸易关系。从公元前64年开始,罗马为东扩并打通东方贸易通道,与安息进行了漫长的斗争和对峙。因此,公元166年安敦遣汉使者通过安息所控制的地区经陆路到达中国实属不易。第三,在三国以前,受国际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的影响,海船还只能在沿海地区绕海岸线航行,使得经埃及来华的大秦使者和罗马商船必然经过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地区,间接说明了汉代中阿海路贸易交通线是可能存在的。

可以看出,安敦所遣使者是由埃及或经由埃及派出,经曼德海峡、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地区、印度南部、马六甲海峡,在越南中部的日南登岸到达中国的。那么从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地区,经印

度南部、马六甲海峡、南海到达中国的这条路线,大致就是这一时期以及此后相当时期中阿海路交往的主通道,这条路线的基本确定标志着中阿海上交通和贸易线的开通。

2 唐以前的中阿贸易物品 汉代中国输往阿拉伯地区的物品主要为丝绸。在叙利亚东部沙漠地区曾出土汉字纹锦,是属于公元 1 世纪的丝织品,它的纹样和织入的汉字与在新疆楼兰等地发现的丝织品相同或相似。尽管目前还缺乏充分证据,但根据条支长期作为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交往的重要中介者,而汉代丝绸已大量输往罗马帝国的材料分析可知,汉代中国输往阿拉伯地区的丝绸数量应不在少数,其中大部分是通过陆路输入的,可能也有一部分是通过海路输入的。胡特生认为,公元 1 世纪后,阿拉伯船只可能已航行到中国和埃及,并带回中国丝绸。赫德逊认为,公元 166 年来华的大秦使者就从中国装走了一大船的丝绸^{[4] (63)}。从前述分析可知,经埃及来华的大秦使者和罗马商船必然经过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可能输入了丝绸。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阿间继续进行着陆海路贸易。阿米亚·马赛林指出,公元 360 年左右,在幼发拉底河岸巴塔尼亚地方的定期集市上有中国商品。这些商品,大部分应还是通过陆路进入,但有些可能是通过海路运来的。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记述中国船只于公元 5 世纪时航行至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俄波拉),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除了丝绸等贸易物品外,华明顿指出,公元 3 世纪后,中国人自己把肉桂运到了波斯湾。

汉代以来从阿拉伯地区输往中国的物品则有香药、象牙等奇珍异物。《别国洞冥记》列举汉武帝元封年间焚烧天下异香,有沉光香、涂魂香等,其中沉光香据说出在涂魂国。涂魂国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佐法尔,涂魂香的产地则为也门之席赫尔。由于佐法尔和席赫尔都是阿拉伯半岛南部著名的海外贸易港口,因此,汉代从阿拉伯地区输入的沉光香、涂魂香中,当有部分是从海路运进的。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指出,东非的“大多数象牙都运到阿曼,再从阿曼转运到印度和中国”,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阿海路贸易仍在进行,包括象牙在内的域外产品从阿拉伯地区输往中国。

综上所述,唐以前中阿的交往、贸易,主要以陆路为主,海路交往的规模、频次很有限。尽管如此,双方间的海路交往和贸易仍呈不断发展的态势,为唐代双方贸易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文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科研项目《唐代中国与阿拉伯帝国的海路贸易》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沈福伟. 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2] 陈良伟. 丝绸之路河南道· 序言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3] [英]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4] [英]赫德逊. 欧洲与中国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责任编辑 冯雪红】

On Pre- Tang Dynasty Sino-Arabic Trade Relation

GAO Hongmei

(Admission Affairs Office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Sino-Arabic relation, the period before Tang dynasty is one in which the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eveloped slowly. Though there was a rather small variety of goods and trade was conducted mainly through “Silk Road” on land in that period, it di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rade relation in Tang dynasty.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Sino-Arabic trade relation in the pre-Tang dynasty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rade route and variety of goods in the trade.

Key words pre-Tang dynasty; China; Arab; trade; relation